

許燚輝 主編

# 中國語文研究 期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八編 第二冊

西周金文地名研究(下)

陳美蘭 著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八 編

許 鈇 輝 主 編

第 2 冊

西周金文地名研究（下）

陳 美 蘭 著



T1621322

1621322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西周金文地名研究（下）／陳美蘭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4+180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八編；第 2 冊）

ISBN 978-986-322-973-5（精裝）

1. 金文 2. 西周

802.08

103026711

ISBN-978-986-322-973-5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八 編 第二冊

ISBN：978-986-322-973-5

## 西周金文地名研究（下）

作 者 陳美蘭

主 編 許鈇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八編 17 冊（精裝） 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西周金文地名研究(下)

陳美蘭 著



# 目次

自序	
上冊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西周金文地名研究的動機	1
第二節 西周金文地名研究的回顧	5
第三節 西周金文地名研究的範圍	9
第四節 西周金文地名研究的原則	11
第二章 西周金文中的西方地名	19
第三章 西周金文中的東方地名	117
下冊	
第四章 西周金文中的南方地名	189
第五章 西周金文中的其他地名	219
第一節 地名之所在區域不明者	219
第二節 地名之斷讀待考者	263
第三節 地名之確認待商者	272
第六章 結論	283
第一節 西周金文地名的地理分布	283
第二節 西周金文地名的構詞及相關現象	284
第三節 西周金文地名研究的意義	287
徵引書目 (引書簡稱對照表後附)	289
附錄一 西周金文地名索引	305
附錄二 圖版	313
圖一 矢令方彝 (《銘文選》095)	313
圖二 同簋 (《銘文選》233)	314
圖三 史牆盤 (《銘文選》225)	314
圖四 德方鼎 (《銘文選》040)	315
圖五 三年癸壺 (《銘文選》256)	315
圖六 元年師旃簋 (《銘文選》275)	315
圖七 蔡簋 (《銘文選》385)	316
圖八 長由盃 (《銘文選》163)	316
圖九 卯簋 (《銘文選》244)	317
圖十 散氏盤 (《銘文選》385)	317
圖十一 師比鬲 (《銘文選》424)	318
圖十二 不斁簋 (《銘文選》441)	319
圖十三 大克鼎 (《銘文選》297)	320
圖十四 克鐘 (《銘文選》294)	320
圖十五 多友鼎 (《銘文選》408)	321
圖十六 兮甲盤 (《銘文選》095)	321

圖十七	趯盨蓋（《文物》1990年7期）	322
圖十八	御正衛簋（《銘文選》122）	322
圖十九	百鼎（《銘文選》242）	323
圖二十	敵簋（《銘文選》411）	324
圖二十一	師永盃（《銘文選》207）	324
圖二十二	新邑鼎（《集成》02682）	325
圖二十三	利簋（《銘文選》022）	325
圖二十四	戌寧鼎（《銘文選》018）	326
圖二十五	作父乙簋（《集成》03861）	326
圖二十六	宰梲角（《銘文選》007）	327
圖二十七	小臣謎簋（《銘文選》071）	327
圖二十八	師觶鼎（《集成》02723）	328
圖二十九	不指方鼎（《銘文選》285）	328
圖三十	啓卣（《銘文選》283）	329
圖三十一	中甗（《銘文選》108）	329
圖三十二	啓尊（《銘文選》284）	330
圖三十三	競卣（《銘文選》188）	330
圖三十四	或方鼎（《銘文選》178）	331
圖三十五	或簋（《銘文選》176）	331
圖三十六	作冊卣鼎（《銘文選》056）	332
圖三十七	命簋（《銘文選》132）	332
圖三十八	大夫始鼎（《集成》02792）	333
圖三十九	何簋（《銘文選》421）	333
圖四十	華季益盨（《集成》04412）	334
圖四十一	噩侯馭方鼎（《銘文選》406）	334
圖四十二	禹鼎（《銘文選》407）	335
圖四十三	逯甗（《銘文選》183）	335
圖四十四	稽卣（《銘文選》182）	336
圖四十五	象或卣（《銘文選》174）	336
圖四十六	啟尊（《銘文選》186）	337
圖四十七	中方鼎（《集成》02785）	337
圖四十八	珣方鼎（《銘文選》139）	338
圖四十九	小臣夔鼎（《集成》02775）	338
圖五十	駒父盨蓋（《銘文選》442）	339
圖五十一	小臣單觶（《銘文選》050）	339
圖五十二	辛簋（《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	340
圖五十三	史密簋（《文物》1989年7期）	341
圖五十四	晉侯鮀編鐘（《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期）	342
圖五十五	班簋（《銘文選》168）	345
圖五十六	君姑鬲（《銘文選》316）	345
圖五十七	隹弔鼎（《集成》02615）	346
圖五十八	隹弔簋（《文物》1986年1期）	346

圖五十九	征人鼎（《集成》02674）	346
圖六十	員方鼎（《銘文選》111）	347
圖六十一	夔方鼎（《銘文選》049）	347
圖六十二	旃鼎（《銘文選》114）	348
圖六十三	旅鼎（《銘文選》074）	348
圖六十四	令鼎（《銘文選》097）	349
圖六十五	師旂鼎（《銘文選》084）	350
圖六十六	善鼎（《銘文選》321）	350
圖六十七	趨簋（《銘文選》172）	351
圖六十八	魯侯尊（《銘文選》067）	351
圖六十九	大保簋（《銘文選》036）	352
圖七十	卓伯馭簋（《集成》04169）	352
圖七十一	穆公簋蓋（《集成》04191）	353
圖七十二	恆簋蓋（《銘文選》320）	353
圖七十三	佣生簋（《集成》04264.1、04265）	354
圖七十四	趙卣（《銘文選》087）	354
	趙尊（《銘文選》086）	354
圖七十五	作冊畏卣（《銘文選》092）	355
	作冊畏尊（《銘文選》093）	355
圖七十六	作冊斝尊（《銘文選》090）	356
	作冊斝觥（《銘文選》089）	356
	作冊斝方彝（《銘文選》091）	356
圖七十七	盞尊（《銘文選》262-263）	357
圖七十八	麥尊（《銘文選》067）	358
圖七十九	農卣（《集成》05424）	359
圖八十	效卣（《銘文選》223）	359
	效尊（《銘文選》224）	359
圖八十一	臣衛父辛尊（《集成》05987）	360
圖八十二	目鼎（《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六期）	360
圖八十三	保員簋（《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六期）	361
圖八十四	中方鼎（《銘文選》107）	361
圖八十五	麥生盥（《銘文選》417）	362
圖八十六	作冊令簋（《銘文選》094）	362
圖八十七	揚簋（《集成》04294、04295）	363
圖八十八	趙孟（《銘文選》195）	364
<b>附錄三 西周金文地名簡圖</b>		365
簡圖一	西方地名	365
簡圖二	東方地名	365
簡圖三	南方地名	366

## 第四章 西周金文中的南方地名

### 〔1〕 𡗗白（臺白）


#### 【出處】



戮方鼎 02789：「隹（唯）九月既望乙丑，才（在）臺白，王剡姜事內史友員易（錫）戮玄衣朱襪裘。戮拜頤首，對揚王剡姜休，用乍（作）寶鬲尊鼎，其用夙夜宮孝于卒（厥）文且（祖）乙公，于文妣日戊，其子子孫孫永寶。」〔圖三十四〕

戮簋 04322：「隹（唯）六月初吉乙酉，（在）臺白，戎伐戮，戮達（率）有嗣、師氏奔追戮戎于馘林。博（搏）戎馘。朕文母競敏𠄎行，休宕卒心，永襲卒身，卑克卒畜（敵），隻馘百，執訊二夫，孚戎兵：盾、矛、戈、弓、備（箛）、矢、裨、冑，凡百又卅又五叙，孚戎孚人百又十又四人。卒博。……」〔圖三十五〕

#### 【考證】

𡗗，羅西章等人隸定作「堂」，唐蘭也釋為「堂」，唐氏云：「堂原作臺，

上半从直，下半从𠄎即嫁字。《說文》堂字籀文作，堂嫁通。」〔註1〕容庚《金文編》（四訂版）2172 號堂字條下收錄二形，又在附錄下 554 號重收。劉釗則釋爲嫁，他詳細論證字形如下：

按字从「𠄎」从「𠄎」，「𠄎」應爲京字之省，金文小臣俞尊言「王省𠄎」，「𠄎」即京字之省。「𠄎」字从「𠄎」从「止」。古文字中「尚」字在與其它形體組合成複合形體時，常常可省去所从之「口」，「𠄎」即「尚」字之省，「𠄎」尚从止，應釋爲「𠄎」。《說文》：「𠄎，距也，从止尚聲。」金文「𠄎」複从「京」，應爲迭加的聲符，《說文》堂字籀文作，《說文》謂从「京省聲」。堂可从京聲，𠄎自然也可从「京」聲。古音𠄎在定紐陽部，京在見紐陽部，古見系與舌音常可通轉，二字疊韻，故「𠄎」可加「京」字爲聲符。〔註2〕

劉氏解字析形甚詳，應是可信。

「壘白」，見於西元 1975 年陝西扶風出土的伯戎三器。單從戎方鼎銘文，並無法判斷壘白大致所在，結合戎簋銘文則可得到一些可循的線索，戎簋記載了戎伐玁，戎率領有鬲師氏追擊于馘林（即械林），又在馘搏擊戎，釐清簋銘的「戎」屬及其活動地區，有助於推斷壘白所在。簋銘的戎即另一件戎方鼎所載的「淮戎」，器主同是戎，該鼎淮字从水从唯，李學勤〈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中下游文化的發展〉（《新出青銅器研究》頁 271）已指出：「淮戎的淮字从唯，與曾伯雚簋淮夷之字同。《尚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徐可稱戎，淮夷也可稱淮戎。」李說可從。〔註3〕銘文中還有兩個地點，一是械

〔註1〕 羅西章、吳鎮烽、雒忠如〈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戎諸器〉，《文物》1976 年 6 期，頁 51；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附錄 伯戎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唐蘭先生金文論集》，頁 507。

〔註2〕 劉釗《古文字構形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91），頁 134~135。

〔註3〕 唐蘭以爲簋銘的「淮戎」並非淮夷，主要是由於他認爲簋銘的械林在今陝西涇水西，如果淮戎果真是淮夷，那麼從陝西涇西遠征到淮河流域一帶，距離恐怕太遠了，唐氏以爲淮戎的淮可讀爲濩，淮戎就是在陝西焦獲的獫狁，詳見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附錄 伯戎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頁 507。唐說舉證稍嫌迂曲，李說則有其他銘文及文獻爲據，應是可信。

林，在今河南葉縣一帶（參本章「馘林」條目下）；一是馘（即胡國），其地望在今河南偃城。〔註4〕從簋銘的記載看來，在淮水流域活動的淮戎侵犯周地，因此戎率師搏戎，結合馘林與馘國地望，臺白可能也在這一帶附近。

## 〔2〕馘林

### 【出處】

戎簋 04322：「隹（唯）六月初吉乙酉，（在）臺白，戎伐馘，戎達（率）有嗣、師氏奔追鄗〔註5〕戎于馘林。博戎馘。」〔圖三十五〕

〔註4〕李學勤謂「搏戎馘」是「在馘國遇敵搏戰」的意思，可從。至於馘林與馘的地望，拙文採用裘錫圭先生的意見，各家異說詳參裘先生〈談戎簋的兩個地名——馘林和胡〉，《古文字論集》，頁386~392。

〔註5〕「追鄗」一詞見於戎簋與敵簋，鄗字一般學者多釋為御，但是鄗字形體與御字顯然有別，裘錫圭先生認為此字可能是「遮闌」之闌的古字，銘云「追闌」猶「追蹤邀擊」之意，見裘先生〈戰國璽印文字考釋〉，《古文字論集》，頁478~479。裘先生根據古璽从絲諸字，並結合甲金文的相關字形，作全盤的考量，見解肯綮，相較於歷來的說法，無論在形義或文意上，都相當切於銘文的意旨，唯一要考量的是，「追闌（攔）」一詞不見於目前所見的先秦文獻，而以「闌（攔）」字作為與軍隊追擊有關的文例，似乎也不得見。竊疑戎簋與敵簋的「鄗」字，或可讀為「襲」，上海博物館收藏了幾件晉侯鞞盨，盨銘內容是：「隹（唯）正月初吉庚寅，晉侯鞞乍（作）寶罍，其用田獸（狩），甚（湛）樂于遼鄗（隰），其邁（萬）年永寶用。」「遼隰」一詞與《周禮·夏官》：「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正同，馬承源將「鄗」字釋為「隰」，甚是，見馬承源〈晉侯鞞盨〉，《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3），頁221~229。盨銘的隰字作「鄗」，與戎簋、敵簋的「鄗」字形體如出一轍，有這條鐵證如山的材料，使我們對「鄗」字的讀法有重新審視的機會。疑鄗字讀為襲，《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鄗（音隰）、襲二字並屬邪紐緝部，聲韻畢同，或可備一說。附帶說明，金國泰亦引上述盨銘「遼隰」之「隰」證明「追鄗」之「鄗」的音讀，不過金氏讀為「捷」或「截」，並接受劉心源的說法，將「鄗」字釋為「絕」，見金國泰〈西周軍事銘文中的「追」字〉，《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109~110。金氏釋字的主要根據是兩件「鄗」字作為人名的商器，金氏謂兩件商器「鄗」字左下所从的「止」形應是倒刀之形，而「鄗」字左旁即象以刀斷絲之形，然而戎簋、敵簋及晉侯鞞盨的字形，明顯地是从絲

### 【考證】

馘林，唐蘭釋爲「械林」，他說：「械字原作𠄎，下从囧，即周字。馘林即械林。」〔註6〕可從。

械林是戎追擊淮戎的地方，唐蘭主張此械林故地在涇水西，也就是陝西扶風、寶雞一帶。唐說主要可能是由於他對簋銘「戎」的地望有特別的看法，簋銘的戎即戎方鼎所載的「淮戎」，唐氏認爲鼎銘「淮戎」的淮字與淮水無涉，淮夷從來不稱戎，淮字應該讀爲濩，即渭北獫狁所居的焦獲，淮戎是獫狁的前身，但是他的舉證有些未愜人意之處。〔註7〕實際上，從西周金文及文獻中都可以看出，當時的「戎」除了指西方外患——獫狁之外，也可以指王畿以東或南的外族，如班簋有「東或痛戎」，雖然我們不能確知「痛戎」究竟何指，但該戎處於東方（此「東或」也許是廣義的東方，可能包含夷人活動的東南方）是毋庸置疑的；又如麥生盥：「王征南淮尸（夷），伐……。麥生從，執訊折首，孚戎器」，銘文中「戎器」之戎顯然就是指南淮夷；至如文獻材料，《尚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李學勤謂「徐可稱戎，淮夷也可稱淮戎」，結合《尚書》與金文的例證，李說應是可從的。因此，戎簋與戎方鼎所提到的「淮戎」或「戎」，恐怕還是宜指淮夷流域一帶。

另一個影響戎簋地望考證的主要因素——「搏戎馘」一句究竟如何釋讀。唐蘭認爲「戎馘」即「戎胡」，即「戎」，「搏戎胡」就是「搏戎」，也就是和戎胡搏戰之意；至於爲何「戎」得以稱爲「戎胡」，他以爲這是因爲「戎又稱胡，而合稱爲戎胡，與商稱殷商，楚稱荊楚同例。胡就是匈奴兩字的合音，說得急了就是胡；說得慢了，變爲兩個音節，就是匈奴」。李學勤則解釋爲「在馘國遇敵搏戰」；〔註8〕裘錫圭先生也贊同此說，他認爲「搏戎馘」即「搏戎于馘」，並

从止从卩，無一例作从倒刀之形者，故金氏對「𠄎」字的推論恐怕有待商榷。

〔註6〕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附錄 伯戎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唐蘭先生金文論集》，頁507。本條目所見唐蘭之說皆出自此文，不別出注解。

〔註7〕唐蘭舉卜辭禮祭字爲例，以該字本从升从示从隹、升或省作又、或只从示从隹爲例，說明隹字可讀爲隻，實則卜辭禮祭是否可逕釋作从示从隻之字，尚待商榷，況且卜辭的隻（即獲字）是从又从隹的會意字，未見隻字省又旁者，因此唐說較難令人信服。再者，戎方鼎淮戎的淮字从隹，李學勤已經指出與曾伯黍簋「淮夷」之淮同，見李學勤〈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新出青銅器研究》，頁271。

〔註8〕同前，頁265。

舉《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敗之圉」、多友鼎「或搏于曩」等例爲證。〔註9〕對於這幾種主要說法，尚志儒有所評述：

「搏戎馱」一句字順意明，是指戎與戎馱搏戰於馱林，其句法與多友鼎的「搏於邾」、「搏於曩」實不相同。戎簋銘文是先交待了具體作戰地點——馱林後，接著便敘述周軍與戎胡搏戰，而多友鼎則是先指出作戰對象——獫狁，然後方記周軍又追至「邾」、「曩」兩地與之搏戰的，雖然兩器銘記載作戰雙方及地點的次序先後顛倒了，但是銘文本身條理分明，內容齊全，釋讀時當不應在「戎馱」之間另加「於」字，將其分拆。否則，便會在一句銘文中同時出現兩個具體作戰地點，這顯然與原銘意義不合，所以，馱不應爲地名，而正如唐蘭先生所言，是一個合稱之爲戎胡的族名，即後來的匈奴。……

〔註10〕

尚氏深入分析戎簋與多友鼎兩器記載作戰的經過，不過他只舉出「搏于邾（尚氏釋）」、「搏于曩」兩例，不易看出全貌，茲列出多友鼎相關的銘文，以便比較：

唯十月，用獫狁放興，廣伐京自，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自，武公命多友率公車羞追于京自。癸未，戎伐筍，卒孚，多友西追。甲申之昏，搏于𠄎，多友右折首執訊，……。或搏于曩，折首卅又六人……。

〔註9〕 裘錫圭〈談戎簋的兩個地名——馱林和胡〉，《古文字論集》，頁387。

〔註10〕 尚志儒〈鄭、馱林之故地及其源流探討〉，《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頁442。特別說明一點，尚氏從唐蘭之說，並結合自然地理環境與西周考古發現，提出他的看法：「西勸讀村遺址依山抱水，地勢平坦，土質肥美，是一處理想的居住地。從馱字所從的字形結構推測分析，此處似即西周金文的下泚、泚及《世本》、《左傳》襄公十四年的馱林故地。此地位於馱山之陽，山上多馱榿，故經傳此字從木，爲馱林，此地近水，故字又可從水，爲泚，此地不僅近周原，又有周王宮室、寢廟之類重要建築，故字又可從周，作馱林。總之，馱林所以會出現上述幾種不同偏旁，正好十分維妙維肖的反映出此地與周圍自然地理環境密切相關的淵源關係。」尚氏全文論據十分詳盡，不過唯獨戎簋的馱林有待商榷，結合戎簋「淮戎」的活動地域所在，若簋銘的馱林位於陝西鳳翔一帶，則顯得不甚合理，所以戎簋的馱林一地恐怕不宜在陝西鳳翔境內。

從鼎銘文可以明顯看出，簋銘「戎率有鬲師氏奔追鄧戎于馘林，搏戎馘」，與鼎銘「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白，……搏于糗，……或搏于彘……」如出一轍，只是繁簡略有差別而已。戎一行人追戎到了馘林，並進一步在馘（胡）國與戎搏戰，文從意順。再者，尚氏對於簋銘的「戎」，仍採取唐氏的解釋，然而上文已經提到，簋銘的「戎」應是戎方鼎的「淮戎」，也就是淮水流域的戎，結合「淮戎」的地望，李、裘二氏的意見顯然比較合理。

在釐清淮戎的大致地域之後，對於戎簋「馘林」一地的地望就有了比較明確的指標。《左傳》有兩個同名異地的馘林，一是陝西境內的馘林，見襄公十四年記晉國伐秦之事；〔註 11〕一是故許地，也就是河南境內的馘林，見襄公十六年晉侯伐許之事。裘錫圭先生認為簋銘的馘林應屬後者，他說：

《左傳·襄公十六年》記晉以諸侯之師伐許，「夏六月，次于馘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杜注：「馘林，函氏，皆許地。」當時許都于葉（《左傳·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在今河南葉縣。《春秋大事表·列國都邑表》認為馘林在葉縣東北，大致可信（近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 25~26 把馘林畫在今葉縣之東）。淮戎入侵所至的馘林，應該就是這個馘林。〔註 12〕

從淮戎與馘國地望看來，裘氏釋地應是可信的。至於唐氏所說陝西境內的馘林，與戎簋的馘林也許可以視為同名異地的例子。

### 〔3〕 馘

#### 【出處】

戎簋 04322：「隹（唯）六月初吉乙酉，（在）壘白，戎伐馘，戎達（率）有鬲、師氏奔追鄧戎于馘林。」〔圖三十五〕

#### 【考證】

馘字，唐蘭《史徵》（頁 409）云：「原作『馘』字，從車馘聲，疑即《說

〔註 11〕《左傳》襄公十四所提到的馘林可能與金文所見的「馘」或「下馘」有關，參第二章「馘（下馘）」地條目下。

〔註 12〕裘錫圭〈談戎簋的兩個地名——馘林和胡〉，《古文字論集》，頁 388。

文》轄字。此處爲地名，未詳」，不知唐氏謂「原作『鞞』字」的根據爲何，且金文車字不作此形，唐說待商。鞞字不識，暫依形隸定，從簋銘「馘林」及「馘」的所在推敲（參本章「馘林」條目下），鞞地可能在離此不遠處。

## 〔4〕華

### 【出處】

命簋 02644：「隹（唯）十又一月初吉甲申，王才（在）華，王易（錫）命鹿，用乍（作）寶彝，命其永呂多友簋飩。」〔圖三十七〕

### 【考證】

華，唐蘭《史徵》（頁 338）以爲即《國語·鄭語》的華邑。〈鄭語〉記史伯答桓公興衰之道：

史伯對曰：『……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爲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拏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舟、依、畎、歷、華，君之土也。』……公說，乃東寄幣與賄，虢、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韋注：「二邑，虢、鄆。言克虢鄆則此八邑皆可得也」，「華，華國也」，「十邑，謂虢、鄆、鄆、蔽、補、舟、依、柔、歷、華也。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賈侍中云：寄地猶止也。」

酈道元認爲〈鄭語〉的華即《史記》的「華陽」，《水經·洧水注》：

黃水出太山南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矣。《史記》秦昭王三十三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斬首十五萬。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

〔註 13〕

〔註 13〕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洧水注》卷二十二，頁 1844~1845。

韋、酈皆主張華是國名，不過清人董增齡則認為〈鄭語〉的華不得為國名，他說：「按此八地皆屬虢郟，不得云國也。」〔註14〕從〈鄭語〉的記載看來，恐怕還是以韋說為是。十邑即包含虢、郟及其他八邑，這裏所謂的邑可能是以都邑代表國，《說文》云：「邑，國也」，林澐曾對邑與國進行辨析：

在古漢語中，國和邑這兩個語詞在意義上有一定的聯繫。東周時代的人往往把國稱為邑，這在《左傳》、《戰國策》中可以找出許多例子。所以，西漢司馬遷寫《史記》時，把〈湯誓〉的「率割夏邑」改寫為「率奪夏國」、〈牧誓〉的「以奸宄于商邑」改寫為「以奸軌于商國」。……邑先於國出現，國是在已經存在眾多的邑的背景上形成的。因而，國這種地域性組織必然包含有邑，……。有大量的資料可以證明當時人特別重視國都，並把國都作為國的代表，……國都雖然有特殊性，仍然是邑的一種而可以籠統地稱之為邑。由此之故，國和邑才發生語義上的聯繫。實際上，只有都邑可以稱國，在修辭上以邑代國的場合，通常都可以把邑理解為暗指國都的。〔註15〕

林氏辨析邑與國的關係，見解精到。史伯建議桓公先克虢郟二邑，則其他八邑盡為桓公之土，清儒董增齡想是因此而斷定「八地皆屬虢郟」，然揣諸〈鄭語〉文意，未必盡然，蓋當時「虢叔恃勢，郟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以貪冒」，其他八國自是受制於虢、郟，所以史伯才會如此建議桓公。因此，〈鄭語〉所見的「華」是國名，應是可信的。

另有幾件可能與華地有關的西周金文：

大夫始鼎 02792：「王在華宮。」（西周中期）〔圖三十八〕

何簋 04201：「隹（唯）三月初吉庚午，王才（在）華宮。王乎（呼）虢中（仲）入右何，王易（錫）何赤市朱亢、繼旂。……」（西周晚期）〔圖三十九〕

華季<sub>𠄎</sub> 04412：「華季<sub>𠄎</sub>作寶簋。」（西周晚期）〔圖四十〕

〔註14〕董增齡《國語正義》（成都：巴蜀書社，1985）卷十六，頁六。

〔註15〕林澐〈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幾個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6年6期，頁1~2。

「華季<sup>𠄎</sup>」是人名，華是國（氏）名，季爲行次，<sup>𠄎</sup>爲私名，吳鎮烽《金文人名匯編》（頁217）謂此人爲「華國公族」。至於「華宮」，唐蘭認爲此宮名尚不易瞭解，但是從金文通例看來，他推測其中一定也有宗廟，〔註16〕唐蘭對於西周銅器的宮室作過一番詳實的考證，在證據不是十分充分的情形，唐氏並不妄加揣測。不過，結合其他材料，「華宮」應該還是可以作一個合理的解釋。西周金文所見的「某宮」之某，其實也有使用處所名稱的例子，如「莛宮」（卯簋）、「莛上宮」（儻匜）、「豆新宮」（散氏盤）等，莛就是金文習見的莛京，豆則是散、矢誓約的地點。再者，文獻也有類例，如《竹書紀年》「穆王所居鄭宮春宮」的「鄭宮」，也就是鄭地的宮名。從這些現象看來，「華宮」的確有可能是華地（或華國）的宮室名。姑記於此，以備參考。

唐蘭考證簋銘的華即〈鄭語〉的華邑，華的地望在河南省新鄭縣東南三十里處，〔註17〕於史有徵，可備一說。特別要說明一點，方國名雖不在拙文處理之列，但是因爲〈鄭語〉的華國不知始封於何時，因此有些可能的情況：〈鄭語〉的華國有可能是東周時才興起的小國，不過以地名國而已；也可能早在西周時期時已經立國，只是史所闕載；再者，上文雖然列舉出西周金文可能與華國有關的幾件銘文，但是其時代也都不早於命簋（西周早期）。凡此種種，皆不能遽定，所以命簋的「華」，拙文仍將命簋的「華」別列一條目，以一般地名處理。

## 〔5〕 𠄎

### 【出處】

噩侯馭方鼎 02810：「王南征，伐角、鬻，唯還自征，才（在）𠄎，噩侯馭方內壺于王，乃鄴之。馭方友王，王休區，乃射，馭方鄉王射，馭方休闌，王區，咸禽。王親（親）易（錫）馭□□五穀、馬四匹、矢五□。□方拜手頷首，敢□□天子不（丕）顯休賚，□乍（作）隳鼎，其邁（萬）年子子永寶用。」〔圖四十一〕

〔註16〕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1962年1期，頁31。

〔註17〕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七，頁1997。

### 【考證】

西周金文有幾個字——𠄎（噩侯馭方鼎）、𠄎（競卣）、𠄎（麥尊），學者多半將此三字視爲一地。王國維跋噩侯馭方鼎云：

此鼎第二行有𠄎字，與秦公敦「十有二公，在帝之𠄎」之𠄎同，而此係地名，其字从土下加丌，不可識。曩見日本住友氏所藏一卣云：「佳伯犀父以成自即東，命伐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𠄎」，唯小篆从土之字，古文多从阜，如城字，城號中敦作𠄎；……堵，邵鐘作𠄎……。𠄎𠄎同爲南征所經之地，則𠄎即𠄎字，亦即坏字，《說文》：「坏，丘再成者也」，則大伾之山以再成得名，此𠄎殆即大伾歟？自成自而東過大伾，此敦記王還在坏，而鄂侯馭方覲王，則鄂之國境亦可推測矣。乙丑（美蘭案：民國十四年）十月。（註18）

後來學者考證相關銘文，莫不受王氏影響，如郭沫若考釋噩侯鼎即引述王國維的說法，並認爲麥尊的𠄎字也是一字；〔註19〕吳其昌考釋競卣，也認爲噩侯馭方鼎的𠄎、秦公簋的𠄎與競卣的𠄎，三字均可釋爲从土从丌的坏字；〔註20〕其他如吳闓生、于省吾、劉節等都主張，噩侯馭方鼎、競卣、麥尊三器所指字形爲一地。〔註21〕王國維從形旁通用說明𠄎字即坏（坯），是相當精闢的見解，但是與其他幾器是否果爲一字，可能有斟酌的必要，如王氏謂噩侯馭方鼎的「𠄎」字與秦公簋的「𠄎」字皆「从土从不」、吳闓生等將麥尊的「𠄎」字一併納入坯地之列。從拓片原字觀察，競卣的𠄎與噩侯馭方鼎的𠄎、麥尊的𠄎，雖然都从「丌（丌）」得形，但是另一個偏旁則各自有別（三字另一偏旁所从將隨所列各條地名說明），如果單純從音理——不（丌）聲——直接連繫三者的關係，似乎略有未安，而且三器的時代橫跨西周早中晚期（麥尊——早期、競卣——中期、噩

〔註18〕王國維〈鄂侯馭方鼎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三）》，頁1286~1287。

〔註19〕郭沫若《大系》（頁40）釋麥尊：「噩侯鼎『唯還自征，在𠄎』，與此形近，當即此字之刊失。」

〔註20〕吳其昌《金文麻朔疏證》，卷五頁二。

〔註21〕吳闓生《吉金文錄》四·六釋邢侯尊云（即麥方尊）：「𠄎，地名，噩侯鼎王南征還在𠄎，競卣作𠄎」；于省吾《雙劍謠吉金文選》上二·廿釋麥尊，以爲尊銘的坏與噩侯馭方鼎爲一地；劉節〈麥氏四器考〉：「𠄎當爲地名，亦部族名，並見於競卣、噩侯馭方鼎。」見《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1958），頁352。